

第四十一回

# 《金瓶梅》

# 的藝術世界

曹煒·寧宗一 著

富貴雙全世業隆  
宮高位重如王導

畫燭錦幃消夜月  
朝權暮樂年年事

西門慶在家中裁縫儻造

家使人邀請早辰西門慶

...



綺羅紅粉醉春風

家盛財豐比石崇

集成行  
學社印  
哲社  
史文

# 《金瓶梅》的藝術世界

曹 煒 · 寧宗一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金瓶梅》的藝術世界：/ 曹焯, 寧宗一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史哲, 民 91  
面；公分. -- (文史哲學集成；470)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549-487-3 (平裝)

1. 金瓶梅 - 作品評論

857.48

91022746

## 文史哲學集成 ④710

### 《金瓶梅》的藝術世界

著者：曹 焯 寧 宗 一  
出版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http://www.lapen.com.tw>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 正 雄

發行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刷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二八〇元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2002)十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57-549-487-3

# 《金瓶梅》的藝術世界

## 目次

前    言.....	5
第一章 走進《金瓶梅》的世界.....	11
一、尚未破譯的作者之謎.....	11
二、宏觀《金瓶梅》的藝術世界.....	13
第二章 時代呼喚小說觀念的變革.....	19
一、“醜”的發現拓寬了小說藝術的空間.....	20
二、中國獨一無二的“黑色小說”.....	25
三、現實中的小人物走進了神聖的藝術殿堂.....	31
第三章 《金瓶梅》：一部處於文體轉型期的小說.....	37
一、《儒林外史》：思想家的小說.....	39
二、《紅樓夢》：詩人的小說.....	41
三、《金瓶梅》：小說家的小說.....	44
第四章 笑笑生對中國小說美學的貢獻.....	55
一、化醜為美的一流高手.....	56
二、人原本就是“雜色”的.....	60
三、帶有一點非現實主義成分的現實主義巨著.....	66
第五章 《金瓶梅》文本思辨錄.....	73
一、《金瓶梅》的“二律背反”：一種有趣的解讀方法.....	73

## 2 《金瓶梅》的藝術世界

二、《金瓶梅》的價值評判：一場打不完的筆墨官司·····	77
三、小說結構：藝術的《金瓶梅》·····	81
四、一個迴避不開的話題：性·····	85
<b>第六章 《金瓶梅》人物語言的微觀世界·····</b>	<b>91</b>
一、潘金蓮的語言·····	91
二、李瓶兒的語言·····	103
三、龐春梅的語言·····	106
四、孟玉樓的語言·····	110
五、吳月娘的語言·····	114
六、西門慶的語言·····	118
七、應伯爵的語言·····	122
八、玳安兒的語言·····	126
<b>第七章 《金瓶梅》人物語言的宏觀世界·····</b>	<b>129</b>
一、“描摹小人口吻，無不逼真”·····	129
二、“市井之常談，閨房之碎語”·····	136
三、“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	139
<b>第八章 徜徉在人物語言的語詞密林裏·····</b>	<b>145</b>
一、窮極變化的稱謂語·····	145
二、恣肆粗鄙的罵詈詞·····	151
三、隱晦費解的市井隱語·····	155
四、俚俗豐富的歇後語、諺語·····	161
<b>第九章 人物語言功用的再度拓寬·····</b>	<b>171</b>
一、不動聲色地貼幾處標籤·····	171
二、機變靈活地展開情節·····	175
三、人物口中的人物、環境·····	177
<b>第十章 《金瓶梅》敘述語言的宏觀世界·····</b>	<b>181</b>
一、敘述語言的家庭成員·····	181
二、把貼近生活作為第一要義·····	185

<b>第十一章 《金瓶梅》敘述語言的微觀世界</b> .....	193
一、責難頗多的猥詞.....	193
二、毀譽參半的韻文.....	196
三、行業語詞大匯聚.....	202
<b>第十二章 《金瓶梅》中的非語言交際</b> .....	207
一、各種非語言交際手段紛紛亮相.....	207
二、非語言交際的獨特妙用.....	212
<b>第十三章 中國小說語言發展史上的里程碑</b> .....	219
一、從《水滸傳》到《金瓶梅》.....	219
二、從《金瓶梅》到《紅樓夢》.....	229
<b>第十四章 走向 21 世紀的《金瓶梅》研究</b> .....	235
一、反思金學：《金瓶梅》呼喚對它審美.....	235
二、回歸文本：21 世紀的《金瓶梅》研究走勢臆測.....	247
三、賦予《金瓶梅》以新的藝術生命.....	256
四、世界文學視野中的《金瓶梅》.....	259
<b>後 記</b> .....	263

#### 4 《金瓶梅》的藝術世界

## 前 言

關於《金瓶梅》，過去的時代如何看法，我們暫且擱在一邊不去管它，在今天，我們還是看到了。《金瓶梅》無論在社會上、人的心目中，乃至研究者中間，它似乎仍然是一部最容易被人誤解的書，而且我們自己就發現，在一個時期內，我們雖然曾殫精竭慮、聲嘶力竭地爲之辯護，原來我們竟也是它的誤讀者之一。因爲我們在翻看自己的舊稿時，就看到了自己的內心的矛盾和評估它的價值的矛盾。這其實也反映了批評界和研究界的一種值得玩味的現象。我們已感覺到了，中國的批評界和讀者看問題的差異，其中一個重大差別就是研究者比普通讀者虛偽。首先因爲讀者意見是口頭的，而研究者的意見是書面的，文語本身就比口語多一層偽飾，而且口語容易個性化，文語則容易模式化——把話說成套話，套話就不真實；同時研究者大多有一種“文化代表”和“社會代表”的自我期待，而一個人總想著代表社會公論，他就必然要掩飾自己的某些東西。在這方面，普通讀者就沒有面具，往往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怎麼想就怎麼說，比如對《金瓶梅》其實不少研究者未必沒有普通讀者的閱讀感受，但他們寫成文章就冠冕堂皇了。儘管我們分明地感到一些評論文字的作假，一看題目就見出了那種做作出來的義正而辭嚴，可是這種做作本身就說明了那種觀念真實而強大的存在。它逼得人們必須如此做作。且做作久了就有一種自欺的效果，真假就難說了。《金瓶梅》竟然成了一塊真假心態的試金石，這也夠可笑的了。就拿《金瓶梅》最惹眼的性行爲的描寫來說，必須承認，在我們過去的研究文章中就有偽飾。現在再讀《金瓶梅》時似經過了一次輪迴，才坦然地說出了自己心底的話：我們既不能苟同以性爲



低級趣味之佐料，也無法同意談性色變之國粹，當然我們對佛洛伊德的性本能說持有許多保留意見。現在，也許經過一番現代化開導，我們真的認識到，性行為所揭示的人類生存狀態，往往是極其深刻的。因為，在人類社會裏，性已是一種文化現象，它可以提高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得到美的昇華，絕不僅僅是一種動物性的本能。所以，我們認為《金瓶梅》可以、應該、必須寫性(題材、內容這樣要求)，但是由於作者筆觸過於直露，因此時常為人們所詬病。但是，我們更喜歡偉大喜劇演員 W·C·菲爾茲的一句有意味的話：“有些東西也許比性更好，有些東西也許比性更糟，但沒有任何東西是與之完全相似的。”

至於對作為接受主體的讀者來說，我們同意阿米斯在他的《小說美學》中所說的意見：

人們擺脫了動物狀態，既能變成魔鬼，也能變成天使。最壞的惡和最好的善都屬於心靈，而這二者都在文學中得到了最完整的再現。因此，對那些學會了閱讀的人來說，他們的靈魂是染於蒼還是染于黃都難以掌握。

基於此，再回到過去的時代，我們非常欣賞清人張竹坡所寫《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中所說的大實話：

《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只看其淫處也。固必盡數日之間，一氣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層次，貫通氣脈，為一線穿下來也。凡人謂《金瓶梅》是淫書者，想必伊只看其淫處也。若我看此書，純是一部史公文字。

在我們看來，這位張竹坡先生的意見比國粹派、談性色變者以及偽善者更懂得如何讀《金瓶梅》，包括如何看待此書的性描寫。

在《金瓶梅》這樣的小說裏，我們既看到了裙袂飄飄，也看到了佩劍閃亮。這場關於情欲的奇異之旅在語言的糾纏裏達到了最充分的展現。西門慶對潘金蓮、李瓶兒和王六兒等的性愛是瘋狂的更是毀滅性的。也許這正暗含了不朽之經典的所能具備的原素。

這就證明了“性”是一把美好和邪惡的雙刃劍。而將“性”淪為卑下抑或上升至崇高，既取決於作家也取決於讀者的審美與德性。

以上所言，實際上涉及到《金瓶梅》的整個“閱讀行為”，即讀者群和評論者如何首先拓寬閱讀空間和調整閱讀心態這樣一個極普通又極需解決的理論和實踐的問題。面對小說《金瓶梅》，評論者是否高級讀者可以不論，但他首先是一個讀者，他的評論始於閱讀，甚至與閱讀同步，因此有什麼樣的閱讀心態，就會有什麼樣的閱讀空間。在一個開放的、多層次的閱讀空間中，有多種並行的或者相悖的閱讀方式和評論方式，讀者可以擇善百從，也可兼收並蓄，甚至可以因時因地而分別取用。但任何封閉的、教條的、被動的、甚至破壞性的心態都可以導致閱讀的失敗。對於《金瓶梅》這樣驚世駭俗的奇書，面對這早熟而又逸出常軌的小說巨構，必須進行主動的、參與的、創造的閱讀，從而才有可能產生出一種開放的、建設的、創造的研究與批評。

進一步說，對於一個讀者來說，面對一部小說，首先要尊重、承認它的作者審視生活的角度和審美判斷的獨立性，我們無權也不可能干預一位古代小說家對生活的時代採取的是歌頌還是暴露的態度。事實是，歌頌其生活的時代，其作品未必偉大，暴露其生活的時代，其作品未必渺小。《金瓶梅》的作者構築的藝術世界之所以經常為人所誤解（誤讀），就在於他違背了大多數人一種不成文的審美心理定勢，違背了人們眼中看慣了的藝術世界，違背了常人的美學信念。而我們越來越感到，笑笑生之所以偉大，正在於他根本沒有用通用的目光、通用的感覺感知生活。《金瓶梅》的藝術世界之所以別具一格，就在於笑笑生為自己找到了一個不同於一般的審視生活和反思生活以及呈現生活的視點和敘事方式。是的，笑笑生深入到了人類的罪惡中去，到那盛開著“惡之花”的地方去探險。那地方不是別處，正是人的靈魂深處。他遠離了美與善，而對醜與

罪惡發生興趣，他以有力而冷靜的筆觸描繪了一具身首異處的“女屍”，創造出一種充滿變態心理的觸目驚心的氛圍。笑笑生在罪惡之國漫遊，得到的是絕望、死亡，其中也包括他對沉淪的厭惡。總之，笑笑生的世界是一個陰暗的世界，一個充滿著靈魂搏鬥的世界，他的惡之花園是一個慘澹的花園，一個豺狼虎豹出沒其間的花園。小說家面對理想中的美卻無力達到，那是因為他身在地獄，心在天堂，悲憤憂鬱之中，有理想在呼喚。然而在那殘酷的社會裏，詩意是沒有立足之地的。這一切才是《金瓶梅》獨特的小說美學色素，它無法被人代替，它也無法與人混淆。

我們讀《金瓶梅》，願意把它看作是一個有許多視窗的房間。從不同視窗望去，看到的是不同的天地，有不同的人物在其中活動。這些小天地有道路相遇，而這道路是由金錢和肉體鋪就的，於是在我們面前出現了一個完整的世界——封建晚期的時代社會。

從一個視窗望去，我們看到了一個破落戶出身的西門慶發跡變泰的歷史，看到了他佔有女人、佔有金錢、佔有權勢的全過程，看到了一個市井惡棍怎樣從暴發到縱欲身亡的全過程。

從這個視窗，我們看到西門慶家族日常生活，妻妾的爭風吃醋，幫閒的吃喝玩樂，看到了一幅市井社會的風俗畫。換一個視窗，我們看到了賣官鬻爵、貪贓枉法的當朝太師蔡京等市儈化了的官僚群的種種醜態。

再換一個視窗，我們看到了……不，在所有的窗戶外面，我們幾乎都看到了潘金蓮的身影。她是《金瓶梅》的特殊人物：一方面，她完全充當了作者的眼睛，邁動一雙三寸金蓮奔波於幾個小天地之間，用她的觀察、分析、體驗，將其連接成一個真實的世界。她又是一個發展中的人物，開頭她被西門慶佔有，而後西門慶的生命終點又是她製造的。因此，潘金蓮這個形象在一定意義上又比西門慶更顯突出。

總之，《金瓶梅》的許多視窗是朝著這些“醜惡”敞開著，讀

者置身其中，各種污穢、卑鄙、殘忍、悲劇、慘劇、鬧劇，無不歷歷在目，盡收眼底。這是我們從文本背後一次次發現的精神意蘊。

於是我們從整體上把握了這樣一部小說的內涵：《金瓶梅》是一部人物輻湊、場面開闊、佈局繁雜的巨幅寫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明代社會的橫斷面和縱剖面。《金瓶梅》不像它以前的《三國演義》、《水滸傳》那樣，以歷史人物、傳奇英雄為表現物件，而是以一個帶有濃厚的市井色彩、從而同傳統的官僚地主有別的惡霸豪紳西門慶一家的興衰榮枯的罪惡史為主軸，借宋之名寫明之實，直斥時事，真實地暴露了明代後期中上層社會的黑暗、腐朽和不可救藥。笑笑生勇於把生活中的否定性人物作為主人公，直接把醜惡的事物細細剖析來給人看，展示出嚴肅而冷峻的真實。《金瓶梅》正是以這種敏銳的捕捉力及時地反映出明末現實生活中的新矛盾、新鬥爭，從而體現出小說新觀念覺醒的徵兆。

笑笑生發展了傳統的小說學。他把現實的醜引進了小說世界，從而引發了小說觀念的又一次變革。

時間是敵人也是朋友，這印證了《金瓶梅》自“淫書”走向經典之作的無限可能性。

直到現在，我們還是這樣認識《金瓶梅》。



## 第一章 走進《金瓶梅》的世界

《金瓶梅》在我國小說史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的誕生標誌著我國古代長篇小說藝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 一、尚未破譯的作者之謎

關於《金瓶梅》的作者問題，從這部奇書橫空出世，震驚文壇之時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個尚未破譯的謎。現知最早論及《金瓶梅》作者的是屠本峻，他在萬曆三十五年(1607)時寫到：“相傳嘉靖時，有人為陸都督炳誣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山林經濟籍》）萬曆四十二年(1614)，袁中道則說：“舊時京師，有一西門千戶，延一紹興老儒於家。老儒無事，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之事，以西門慶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諸姬。”（《游居柿錄》卷九）到了萬曆四十四年(1616)謝肇制又說：“相傳永陵(嘉靖)中，有金吾戚裏，憑怙奢汰，淫縱無度，而其門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彙以成編，而托之西門慶也。”（《小草齋文集》卷24《金瓶梅跋》）但是他們都沒有確切地說出小說作者的真實姓名，而且所用大多均為“相傳”。《金瓶梅詞話》刊刻面世後，論及它的作者的有兩家影響最大，一是沈德符，他在萬曆四十七年至四十八年（1619-1620）時說：“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萬曆野獲編》卷25）；二是晚出的欣欣子《新刻金瓶梅詞話序》：“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寄意于時俗，蓋有謂也。”於是，從明末清初始，人們都以此兩點為據，去探解《金瓶梅》的作者之

謎，提出了眾多作者名單，如王世貞、徐渭、盧楠、薛應旂、李卓吾、趙南星、李漁等。其中王世貞說最爲盛行，直至二十世紀 30 年代吳晗先生著文詳論其不可靠，王世貞一說才根本動搖。

關於《金瓶梅》的作者，近年又有不少研究者，在驗證前人諸說上，提出了不少新說，如李開先說、賈三近說、屠隆說、湯顯祖說、馮夢龍說等等，形成了舊說猶存、新說迭起的熱烈局面。迄今，提出《金瓶梅》作者的主名者已達二十餘人之多。

根據目前掌握的材料，想對《金瓶梅》作者的真實姓名作出確切的判斷還爲時尚早。倒是《金瓶梅》本身大致向我們證明了它的作者的身份、閱歷和學養。比如說，《金瓶梅》寫了大量的人物，其中塑造得最出色的主要是市井人物，商人、夥計、蕩婦、幫閒諸色人等，有許多都達到了傳神的境界。而上層人物，如宰相、太尉、巡按、狀元等大都寫得比較單薄和平板，至於描寫生活場面和事件，也是販賣經營、妻妾鬥氣、幫閒湊趣等場景寫得活靈活現，而對朝見皇帝、謁見宰相等禮儀顯得生疏。因此，僅就人們的直觀感覺來看，寫作《金瓶梅》的人固然有豐富的生活閱歷，卻不可能是身居高位的大官僚。如果再從全書中穿插的各種時令小曲、雜劇、傳奇、寶卷及話本等材料看，作者對此十分熟稔，然而作品中作者自己寫的詩詞大多不合規範。因此他不大可能是正統詩文功底深厚的“大名士”。僅就小說本身加以觀照，他很可能是一位沉淪計程車子，或以幫閒謀生的下層文人，也說不定竟是一位“書會才人”。

在這裏我們附帶談談這部小說的版本問題。《金瓶梅》的版本也較複雜。在這部小說刊本問世之前，社會上已有各種抄本在不同地區流傳。據文獻記載，當時擁有抄本的有徐階、王世貞、劉承禧、王肯堂、王稚登、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丘志充、謝肇制、沈德符、文在茲等人。這些抄本都未能傳世。《金瓶梅》初刻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但初刻本不傳。現存世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詞話》一百回系初刻之翻印本。其正文前順序列欣欣子《金瓶梅

詞話序)、甘公《跋》和東吳弄珠客《金瓶梅序》。東吳弄珠客序署“萬曆丁巳季冬，東吳弄珠客漫書于金闈道中”。此後，約刻於崇禎年間(1628-1644)的《新刻繡批評金瓶梅》，一百回，有圖一百零一幅，首東吳弄珠客序。此本據《金瓶梅》初刻本從回目到內容作了大量刪削、增飾和修改工作。如刪去了原書約三分之二的詞曲韻文，砍去了一些枝蔓，對原書明顯的破綻之處作了修補，加工了一些文字。另外，結構上也作了調整，如《新刻金瓶梅詞話》第一回是“景陽岡武松打虎”，此本改為“西門慶熱結十兄弟”。此本傳世有數種，北京圖書館藏有初刻本。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此本有題詞半頁，署“回道人題”，明末清初戲曲小說家李漁所著小說《十二樓》刻本有“回道人評”，《合錦回文傳》傳奇又有回道人題贊，故回道人或可能與李漁有關，有論者認為李漁即回道人，也就是本書的寫定者和作評者。另外還有一部清初通行本，即《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一百回，也就是彭城張竹坡評本。本書初刻於康熙乙亥年(1695)，首有序，署“康熙歲次乙亥清明中浣秦中覺天者謝頤題於皋鶴堂”。正文前有《竹坡閒話》、《金瓶梅寓意說》、《苦孝說》、《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冷熱金針》等總評文字。正文內有眉批、旁批、行內夾批，每回前又有回評，均出自張竹坡之手。繼李漁、張竹坡之後，《金瓶梅》的第二個重要的評點者是文龍。他於光緒五年開始作評點，光緒六年作補評，光緒八年再評。有回評、眉評、旁批約六萬言。其回評極富特色，對全書的思想、藝術有較深入的分析。清乾隆以後出現了各種低劣的《金瓶梅》印本，且大都標榜“古本”、“真本”，然而均係據《第一奇書》大刪大改之本，完全失去《金瓶梅》原貌，可稱為僞本。

## 二、宏觀《金瓶梅》的藝術世界

《金瓶梅》是一部人物輻湊、場景開闊、佈局繁雜的巨幅寫真，



腕底春秋，展示出明代社會的橫斷面。它以巨大的藝術力量，描繪了封建社會的市井生活。它那樣色彩眩目，又那樣明晰；那樣眾多的人物面貌和靈魂，那樣多方面的封建社會制度和風習，都栩栩如生地再現在我們眼前，我們每讀一遍，都可以發現一些以前沒有察覺到的內容和意義。

蘭陵笑笑生是我國小說史上最傑出的市民小說家之一。他所創造的“金瓶梅世界”經由對市民社會（而且是富於中國特點、富於地方特殊性的市民社會）的生動描繪，展現了一個幾乎包羅市民階層生活各個重要方面的藝術天地，顯示出他對這一階層的百科全書式的知識。從而使經濟的、政治的、宗教的、社會的、歷史的、心理的、生理的、婚姻的、民俗的、藝術的知識等等，都在“金瓶梅世界”中得到鮮明的顯現。應該承認，在中國小說史上，特別是明代說部中，笑笑生提供的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的豐富性和生動性方面，幾乎在文壇上還找不到另一位作家與之匹敵。因此，從“金瓶梅世界”中，人們雖未必能夠得到多少可以考證的歷史事實，但是，《金瓶梅》所展示的五光十色的社會圖景和豐富多樣的人物形象，卻有助於我們認識當時社會生活的一些本質方面，具有一般歷史著作和經濟著作不能代替的作用，特別是更具有巴爾扎克所極力推崇的而又被許多歷史學家所忘記寫的民族文化的風俗史的作用。

《金瓶梅》不像它以前及同時的《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遊記》那樣以歷史人物、傳奇英雄或神魔為表現物件，而是以一個帶有濃厚的市井色彩從而同傳統的官僚地主有別的惡霸豪紳西門慶一家的興衰榮枯的罪惡史為主軸，借宋之名寫明之實，直斥時事，真實地暴露了明代後期中上層社會的黑暗、腐朽。

人不是單色的，這是《金瓶梅》作者對人生觀察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心得。小說中並沒有把西門慶、潘金蓮、李瓶兒、寵春梅寫成單一色調的醜和惡，當然也沒有把美醜因素隨意加在他們身上，而是把這些人物放在他們所產生的時代背景、社會條件、具體處境和